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序言

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作为我国文化建设方面的重点项目之一，将于一九八七年七月竣工，并从十月中旬起陆续开馆，接待读者。从此，本馆将要迈上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国家图书馆的新里程。此时也恰好是本馆前身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的七十五周年。两次开馆，前后映照，显示了本馆的发展历程，也显示了我国社会面貌和文明程度的巨大变化。为了庆祝新馆落成与纪念开馆七十五周年，本馆作了双重准备：一是回顾往昔工作得失，以便扬长补短，裨益后来；一是依据现状，展望前程，制订今后发展目标和措施。作为这些准备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编辑这本《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

为什么要把编辑此书当成一个重要项目来完成呢？就是因为所选这些文章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其具体论题本身，它们还共同显示着办好国家图书馆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应当把图书馆本身的学术研究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图书馆是学术性的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看到应当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将学术性与服务性结合起来，将一般阅览服务与学术研究服务结合起来，那么随着文献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都面对着以前时代无法相比的新要求，特别是要发挥现代图书馆情报功能的新要求，图书馆本身的学术研究就更具有突出的意义。本书所收的文章对此从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可信的证明。

本馆从创建至今，先后在馆供过职的同人甚多，其中发表过文章者数以百计，有的是在进馆前已有文章发表，有些是在离馆后成为名家而在馆时却无适当文章可选。如何选编较为适当？我们设定和遵循了以下几条原则：一是悉以学术为标准，不附加其他条

件；一是以同人在馆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为限，每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只有个别情况下作为例外选了作者进馆前发表的文章，其他仍依通例，即使有的作者离馆后成为著名学者、有更著名的作品行世，也尽量以其在馆时著述入选，以合编选本意）；一是凡有一定学术价值、可以显示作者研究水平和才能的文章，不拘题材与体裁，均可入选；一是凡被选取的作品，统按作者到馆工作年月先后顺序排列，以便于结合本馆工作演进过程了解这些文章；一是对入选文章力求保持原貌，一般对原刊或原稿文字上的讹误或疏漏之处予以订正，个别文章略有改动。这样，本集共得文章七十余篇。虽然不能说已将本馆各个时期同人的重要研究成果尽备于此，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概貌，并可为人们思考图书馆学术研究问题起到佐证与参考的作用。

首先，这个集子使人增强信心。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图书馆工作者在做好文献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在本身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文章所显示的学术造诣的高低与对有关论题见解的深浅，自然是有差异的，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并对有关学科的研究有所贡献。有些作品历经岁月的淘洗和文献工作发展变化的考验，至今读来仍然使人颇受启迪。譬如，张申府的文章扩展了对哲学文献利用的眼界，也可以增加人们对哲学的了解和兴趣；李耀南的文章以扎实简要的史实叙述，为了解中国书史提供了基础知识；张玄浩的文章对“资宗”史实问题所做考辨，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宋史上岳飞的死因及其与赵构的关系；钱存训的文章是当年一个大学生的课堂作业，但他对图书馆学术研

究功能的论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足见作者远在青年时代，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颇具功力。这些文章不断涌现的事实，可以说明图书馆工作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其次，这个集子也引人深思。这些文章作为一批成果看是可喜的，但从总体来说，还显示不出图书馆学术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就文章产生的年代和论题所涉及的学科分布来说，也明显地有丰歉之别，与学术总发展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从文章的学术水平来说，有的文章带着事务描述的色彩，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学术论文。这些都说明，学术研究还没有摆到图书馆工作应有位置上，成为更自觉、更有计划地进行的工作。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图书馆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大力开展自身的学术研究。抓住这个重要关键，文献服务工作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以

情报服务为其新特征的现代图书馆全部功能，才可能得到有效和充分的发挥，整个图书馆工作才可能开创出新的局面。不论就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图书馆提出的越来越高的需求，还是就适应图书馆向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来说，加强自身的学术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实质上意味着衡量图书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应当有更高的尺度，也意味着图书馆工作者应当为实现现代化而自觉担负起更重的责任。

为了从认识上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缩小我们现有的工作水平与国家图书馆所应当具有的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需要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观念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和辨析。换言之，需要改变一些不利于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观念。（下略）

附：钱存训先生读《同人文选》后来函

詠秋同志：

月前回馆参加新馆开幕典礼！未及到文津街拜访并和你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晤教为憾。

在《同人文选》中读到你的大作《抗日史料征辑工作拾零》，对抗战期间在上海征集沦陷区史料的工作加以报道，感到欣慰。这事已将半个世纪，详情几已遗忘，得大文详细著录，并指出资料的重要价值，十分钦佩。

当时上海办事处人手短缺，环境恶劣，我虽名义上派在中国科学社办事，实际上是掩护馆中的地下工作，主要是①保管和掩藏南迁的善本②印刷和发行中、英文本《图书季刊》，③和国外图书馆取得联系，将研究资料寄送后方，和④征集抗战史料。记得当时还有郑西谛和徐森玉两位先生也在上海搜购善本，这些往事虽想追忆，但迄今未能执笔为憾，得读大文，根据馆中所存资料，留一记录，衷心感幸。

再者，年前承学会惠赠《图书馆学通讯》自1979年第1期起至1985年第4期，藏有全份。但自1986:1起即未收到，想已停寄，我已托国际书店订阅自1988年第1期起，但缺1986—87两年，无法补全。《通讯》对了解国内图书馆活动极有帮助，如86:1至87:4仍有存书，希望设法补全寄下一份，俾供参考，书款若干，请告知，当奉上。

专此道候，并 颂

春 厘！

请代向丁志刚先生道候并祝贺新年好！

钱存训 上

1988.1.4

becam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1916, and from 1929 to 1940 he was director of Peking Library. "It was in lieu of the then new cultural ideology that he sought to reform the Peking Library, just as he did the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us he pushed forward the library." after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September 18th, he advocated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cause of revolution. In 1932, together with noted figure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library circle, he brought forth the "Public Notice Proposing the Resumption of Activities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Being an act showing his deep concern in Chinese libraries even at a time of national disaster, this Notice of special value is published here in the present issue by the Editorial Board, Bulletin CSLS

(Page 86)

*Preface to "Selected Writings by Staff Members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compilation of "Selected Writings by Staff Members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s one of the major items to celeb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and the opening of New Building of this Library. The writings are selected not just for their themes, but also for the necessary inherent idea to run well a national library, that implies the due importance given to the research into librarianship too."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is therefore the Preface to the "Selected Writings", As well as the letter recently received from Mr. Tsuen-Hsueh Tsien, which supplied valuable first-hand background material to the article "Odds and Ends on Collecting Historical Data of Anti-Japanese War", while offering clues for further acquisitions. We hail such loyalty to one's post, flexibility and patriotism shown by a libraria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right under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of war chaos and shortage of hands. As the said letter has mentioned Mr. Zheng Xidi's acquisition of old rare books in Shanghai, we have excerpted the corresponding passages from "Xidi Talks on Books", together with known educationist Ye Shengtao's preface, hoping these,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dat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o far appeared in this Bulletin, might form a rather integrated effect and might thus give a forceful answer to such statement that "Library work was an utter void during the eight years of Anti-Japanese War."

(Page 87)